

“裸”婚，你能“裸”来幸福吗？

“裸”了物质，能否成全纯粹的爱情？



裸婚

唐欣恬 著

80后的新结婚时代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裸婚

唐欣恬 ●

80后的新结婚时代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婚/唐欣恬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075-3107-7

I.①裸…… II.①唐……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8387号

裸婚

著 者:唐欣恬

责任编辑:刘超平

责任校对:华 一

选题策划:李 鑫 丁 丁

特约编辑:紫 玄

封面拍摄:南京乐摩视觉摄影工作室 暴暴

封面设计: 蚂蚁王国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bs.com.cn>

投稿邮箱:hwcbbs@126.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010-5833620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640×950 1/32

印 张:8.75

字 数:200千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107-7

定 价:24.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1章 刘易阳，我要跟你离婚 / 1

我从不后悔嫁给刘易阳，至少，我爱了他七年，至少，他给了我锦锦。所以我相信，我也不会后悔离开刘易阳。

第2章 我童佳倩改变主意了 / 20

虽说刘易阳和锦锦赐予我的这十八斤肥肉在这凛冽的风中能产生御寒的作用，但春暖花开迫在眉睫，也是时候甩掉它们了。

第3章 是导火索，还是强心针 / 37

这一刹那，我的心仿佛千疮百孔还浸泡在盐水里似的。是，我面前这个男人是不够出众，不够富有，可我却眼睁睁看着他一天一天勤奋而专注地过着生活。

第4章 上梁不正下梁歪 / 51

“你们男人的良心叫下半身战胜，那是常有的事儿。”终于，我还是沦为了一个患得患失，仪态全无的糟糠。

第5章 男人的自尊 / 69

他可以为了在他所爱的女人眼里呈现骄人的男儿气概，而向一个比他年长太多太多的女人出卖他青春的身体。这都是因为男人的自尊。

第6章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 89

年轻时比谁的工作好，工资高，比谁嫁的男人好，过的日子舒坦；不再年轻时，又比谁的子女出息，谁的身体富态。

第7章 看人个个看走眼 / 105

这世上的夫妻不外乎两种，相似型和互补型。其实不论哪种，也都有和谐的以及不和谐的。相似的容易磕磕碰碰，犯错误也犯得心有灵犀，而互补的则容易产生矛盾。

第8章 过生活就好比过山车 / 120

爱情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最初的相望两羞涩，或是在最末的希望厮守，外界的一切皆无所谓，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凯迪拉克劳斯莱斯，皆承载得住那沉甸甸的爱意。

第9章 辞去什么旧，迎来什么新 / 137

真不知道是不是已婚妇女因为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油盐酱醋茶，还有孩子的吃喝拉撒和严防小三儿上，就渐渐在男女感情的领域上变成了外行。

第10章 谁最会伪装 / 159

一条寂寞的生命，一段奉献了绚丽青春，只留下余烟袅袅的光阴，一份未得到永恒回报的真情，她所拥有的，仅此而已。

第11章 表面的平和 / 174

他既淳朴，又虚荣，既有强大的自尊，又会为了这一份自尊而牺牲另一份自尊，他既把心切割成了两半，给了两个女人，又学不会左右逢源，左拥右抱。

第12章 乔迁之“喜” / 188

我就奇了怪了，怎么原来我住在刘家时，家务劳动是由我一手包办的，可等我和刘易阳搬到这所谓的自己的家了，我婆婆却来给我们做家务了。我们真都是助人为乐的好公民。

第13章 原谅一个不值得原谅的人 / 208

夫妻间只要没有第三者，那就是内部矛盾，而只要是内部矛盾，那就是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来消除的。

第14章 不愿面对的，就不去面对 / 223

我们这号称高等动物的人类，实际上却愚不可及，往往能原谅精神上的背叛，却不能宽容肉体的失足。

第15章 有你才有家 / 238

如果你说你永远无法原谅我，我就走，永远不在你面前出现，让你去过崭新的生活，可如果你对我还有感情，就原谅我吧，让我用今后的几十年来弥补我的过错。

第16章 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 / 252

童佳倩，你和刘易阳就算什么都没有，也照样会百年好合，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吧？反正你闺女也断奶了，你们就去度个蜜月好了，算是锦上添花。

第 1 章 刘易阳，我要跟你离婚

我从不后悔嫁给刘易阳，
至少，
我爱了他七年，
至少，
他给了我锦锦。
所以我相信，
我也不会后悔离开刘易阳。

如果，我早知道生了孩子的结果，是有一天要和孩子她父亲分道扬镳，那么我想，也许我不会生下这个孩子。或者说，如果，我早知道和这个男人结婚的结果，不是与他连理比翼，而是要与他的父母，以及他父亲的母亲朝朝暮暮，那么我想，也许我不会和他结婚。再或者说，如果，我早知道怀孕是件如此易如反掌的事儿，而怀了孕立马结婚又是如此顺理成章的事儿，那么我想，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在那一天，允许他不戴套儿就压在我的身上。

那一天，我还差两个月满二十四岁，而他已经二十四岁又两个月了。那一天，他去上海出差，而我乘坐着比他晚两班的航班悄悄尾随了去。当我敲开他所住的酒店的房间门之后，当他打开门面对着我，一脸的喜悦就像越来越沸的开水，几乎要冒了泡儿之后，他一把把我打横抱起，抛到了床上，随后压了上来。

很不幸，一向思维缜密的我，在从北京飞去上海之前，竟没顾得上买上一盒安全套儿。而很幸运的是，他随身也并没有带那种玩意儿。不然，也许我会举起明晃晃的菜刀：“出差你还带套儿？太累赘了。干脆以后一并把那话儿都放在家里，轻轻松松。”事后，我怨天怨地怨酒店：床头上为什么不摆安全套儿？能花你几个钱？你知不知道，你一省这块儿八毛的，就直接把我推入了先为人母，后为人妻的熊熊火坑？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家门口，双脚叉得与肩同宽，双臂抱在胸

前，朝着家门内嚷嚷：“刘易阳，你干什么呢？不想去就直说，别以为磨蹭磨蹭就没事儿了。”

可惜，我的这把大嗓门儿并没有把我丈夫，也就是我女儿她爸从厕所里喊出来，反而勾起了我婆婆的不悦。她抱着我的女儿从房间里探出头来：“阳阳耳朵不背，你用不着那么大声儿。这一大早的，你们上哪儿去？一会儿小宝儿醒了要吃奶，你回不回得来？”

“妈，冰箱里有我挤好了的，到时间您给她热热喂了，我有个两三个小时就回来了。”我嘴上说着，眼睛却盯着那扇紧紧关闭的厕所门。

“还有啊妈，您别给锦锦捂那么严实，这大冬天的出一身痱子，上医院都叫医生笑话。还有啊，她叫锦锦，您别总小宝儿小宝儿的，影响她的分辨力。”

“要我说啊，小名就叫小宝儿。”说完，婆婆颠着我那甫来到世上三个月的女儿缩回了房间。在这过程中，我没有见到锦锦的任何一个部位，眼中尽是包裹着她的棉袍，以及她顶着的棉帽。

刘易阳终于出来了。他那张洗过了的，刮过了胡子的脸比起九年前我刚认识他时，少了几颗青春痘，却多了几个青春痘遗留下的小坑。这简直好比我对他的爱情，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热烈，却多了一撮热烈过后的灰烬。

“东西都带齐了吗？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协议书。”刘易阳步入我们那间仅仅八平方米的房间，再出来时，手上已拎了大衣和车钥匙。

“协议书？离婚还要协议书？谁来写？”我皱了皱眉头。

“好像是要的。算了，走吧，到那儿再说吧。”刘易阳率先走下了楼梯。

而我在关门之前，瞄见了公公刚从厨房里踱出来的身影，以及投向



门口的审视的目光。也许，他听见了我口中的“离婚”二字，但八成，他会以为自己听岔了音儿，因为他并不知道今天我和刘易阳将要离婚。这事儿，目前还仅限于天知地知，我知刘易阳知。

等我到了楼下时，刘易阳已经发动了车子。或者，我应该更详尽地阐明，他发动了他那辆比电动自行车大不了几圈的摩托车。几年来，我讥讽了他成千上万次：“还不如换辆电动车呢，起码可以减少噪声污染。”而刘易阳始终反驳我：“不，起码我这辆车是烧油的。这就跟汽车的区别不大。”

不大？可笑，一个是“铁包肉”，一个是“肉包铁”。

我接过刘易阳递给我的头盔，二话没说戴上。换作以前，我又是要嘟嘟囔囔一番的：“戴上这玩意儿，那我还有发型可言吗？还有知识分子、都市丽人的样儿吗？”可如今，因为怀孕生女外加哺乳，我已经有足足十二个月没有往我的头发上加过卷儿，上过色了。一水儿的清汤黑发，随随便便扎了个髻，戴个头盔倒还能遮遮丑。

我把我那长及小腿的羽绒服往上抻了抻，正要跨坐上那“烧油”摩托的后座，刘易阳开口了：“悠着点儿，小心别把裤子扯了。”

于是，我抬脚踩在了他那只支撑脚上：“我这一身肉是哪儿来的？还不是因为给你生孩子。”

刘易阳哇哇叫了两嗓子，摩托也随之晃了三晃：“孩子是给我生的？不是吧？你不是说，离了婚孩子归你吗？”

“少废话，孩子是我怀孕十月，疼得死去活来生下来的，不归我归谁？难不成要归你们刘家，毁在你们刘家手里吗？”我愤然地跨坐上了车，伴随着“刺啦”一声开线的声音。

“我说什么来着？悠着点儿。”刘易阳的话语中，夹杂着明显的幸灾乐祸。



我下了车，走向了楼栋口：“明天再离。”因为今天，我必须先去缝补我这唯一一条还提得上去的裤子。

“那我上班去了。”刘易阳没事儿人一样的话语从我身后传来，随后是那摩托突突突的咆哮声。

我打开家门时，正好捕捉到公公的冷言冷语：“一个丫头，你还天天抱着？”这是他对婆婆说的话，而我婆婆回话道：“小子丫头我都喜欢，谁像你，老思想，老顽固。”

我成心用力关上门，以告知他们：我回来了。然后，我走到公婆的房门口：“妈，爸说得对，您别总抱着锦锦了，不利于她的成长，胳膊腿儿的都伸不开。”

婆婆继续连颠带拍着我的锦锦：“放不下，一放下就哭。”

“那还不是您惯的？”我扭脸走向自己的房间，这句话没有传入任何人的耳朵。反正我要离开刘易阳，离开刘家，离开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了，那么我还是少说几句，换最后几天太平日子好了。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上哪儿去了？阳阳上班去了？”婆婆的问题接二连三。

而我避重就轻：“嗯，上班去了。”

等我刚把负了伤的裤子褪下来，那前不久也刚负了伤，最近已渐渐痊愈了的刘易阳的奶奶就回来了。老太太抖抖索索地开了门，呼哧呼哧地挪了进来。前不久，就在锦锦出生那天的一大早，老太太下楼下到最后两级台阶时，一脚迈空，坐了下去。送到医院，医生说：“没有大碍，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在卧床了两个月后，老太太已恢复得与以前无异，照样的能吃能睡，心宽体胖，照样的早起遛弯儿，无论三九三伏。可毕竟年纪已近八十，爬五层楼难免气喘吁吁。



“奶奶，回来了。”我换好了居家衣裤，匆匆露脸打招呼。

“嗯。”奶奶的回应声几乎小过了她的呼哧声。随后，浑圆的她一步三晃地进了自己的房间。

就是在这套属于我公公的八十年代末建造的三室一厅里，德高望重的刘易阳奶奶徜徉在那间最大的朝阳的房间中，而貌合神离的刘易阳爸妈占据着另外一间南房，至于易阳自己，以及他的妻子我，则用那间夏虽凉，冬更阴冷的北面房做了婚房。而锦锦的诞生，令这饱和的平衡状态彻彻底底失了衡。她那四周全是栏杆的婴儿床此时正安放在我公婆房间的中央，而这一小片土地，正是唯一一块搁得下床，不至于太冷，且令她可以得到照看的地方。

就在前几天，我看着锦锦在婴儿床内啼哭，四肢挥舞，好似受困。看着看着，我竟恍惚觉得她四周的栏杆也正圈着我，觉得这一切令我好似生活在一座监狱中，束手束脚，不见天日。然后，我婆婆噔噔噔跑过来，一把抄起我的锦锦：“你是怎么看孩子的？号成这样了你也不管，真是造孽。”

这套三室一厅的厅，与其说是客厅，倒不如说是饭厅，因为它的大小刚刚好可以搁下一张餐桌以及六把椅子。至于会客，就只好借用我公婆房间中的沙发茶几了。不过反正，这个家里也并没有太多客人。这会儿，餐桌上的电话正在聒噪，等我放下手中的针线时，电话已经让我公公接起了。然后，他当当当敲了敲我的房门：“佳倩，找你的。”

这时，我的锦锦大哭起来，先是尖厉的一声啊，后是规律的嗯嗯声。我心中大呼不妙不妙，果不其然，婆婆的责备劈头盖脸而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让你那帮猫狗朋友往家里打电话，你看看把孩子吓得。”

我毛着腰闪开她犀利的目光，接起了电话：“喂。”



“喂，童佳倩，什么叫猫狗朋友啊？”电话那边，陈娇娇的声音快乐得像只小鸟。

“就是狐朋狗友的意思。”

“哦，原来哦。你婆婆的用词可真时髦。”

“少贫了，找我什么事儿？”

“没事儿。唉？你还不能用手机呢？”

“能了，就是忘了搁哪儿了，得好好找找。”自从怀孕以来，本着以孩子为本的原则，我隔绝了一切与辐射有关的现代科技产物，这其中，自然包括了手机。虽说时至今日，我生下锦锦已有三个月的光景了，但我也早已习惯了没有手机的安生日子，反正我的产假还没到期，公司不会找我，而依旧多揣着十八斤肥肉的我，也不想让我的“猫狗朋友”找到。

“你说说你，为了孩子牺牲了多少？自由、美貌、曲线，还有享受青春的权利，你真是四大皆空啊。”

“得了得了，美貌从未属于我，至于曲线，还在，只不过是大了两号而已。”

“哎，听你婆婆对你那态度，我真为你叫屈。本来我还以为，你给他们刘家生了娃，他们会把你捧到天上去呢。”

“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没事儿我挂了啊，该喂奶了。”锦锦的哭声不绝于耳，伴随着我婆婆的哦哦声：哦，哦，小宝儿乖乖，不哭了，不哭了，哦，哦。

“快去吧去吧。中午十二点我在‘玲珑’等你，你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啊。”说完，陈娇娇啪地挂断了电话，像只小鸟似的扑扇扑扇飞了个无影无踪。

公公穿上羽绒服，扣上呢子帽出门去了。而我在公婆的房间中解开



了纽扣，露出了乳房。锦锦一头扎过来，粉红而湿润的小嘴一下子就衔住了我的乳头。我俯头紧紧地看着她，看她那因哭泣而涨红的小脸儿渐渐变回白嫩，看她那微微抖动的睫毛，以及因满足而愈来愈弯的半眯的眼睛。她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令我心疼，疼得快要心碎了。

吃饱后，锦锦吐出我的乳头，软绵绵地赖在我的怀里。她的嘴角因笑而上扬着，嘴边还有因来不及吞咽而淌出的乳汁。我把她的脸贴在我的胸前，让她聆听我的心跳，那怦怦的声音，简直就是为她而跳。

然后，始终守在一边的婆婆走了过来，向我伸出双臂：“来，给我吧，我哄她睡觉。”

“我哄吧，妈，我想抱抱她。”我仰脸看着婆婆，甚至仰成一种乞求的角度。

“给我吧，你哪里会哄。”说完，婆婆夺过了锦锦，留下我那滑稽的仍大敞着的怀抱。

锦锦的眉头皱了一皱，喉咙中发出呜呜的两声，两只手臂仍伸向着有我的方向。可惜，只一瞬间，她就沉入了梦乡。这一刻，我自私地希望她醒来，希望她号啕大哭，自私地想让她除了我这个妈妈，谁也不要。不过，这一刻的她，已然窝入她奶奶的怀中，睡得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我寂寞地坐在沙发上，一粒一粒系着纽扣。系完了，我就像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坐在人家客厅的沙发上，无所适从。我只好僵硬地站起身来，走向门口。末了，我回头望着我的锦锦问道：“我到底是你妈，还是你的奶奶？”锦锦自然是不作任何回应，而婆婆困惑地瞄向我：“你说什么？”“妈，我想买个电暖气，然后让锦锦住我们屋。”“不行，你们屋太阴了，电暖气哪比得了太阳光啊，把孩子冻着怎么办？”



也对，反正我也快要离开这里，离开那间阴冷的不适合锦锦居住的房间了，还买哪门子电暖气？

十二点半，我到了玲珑小馆时，陈娇娇正在把一本价值三十八元的所谓潮流杂志翻得咔咔响。要么说，三十八元也有三十八元的道理呢，光是这纸质，已足以令人得到享受。

我脱下羽绒服，在她对面坐下。她眨着涂着高贵的金色眼影的双眼盯着我看，盯我够白也够圆润的脸颊，盯我那天生尖下巴下长出来的第二个下巴，也盯我身上那件陈旧得已微微起了球的紫色开襟毛衣以及那紧绷的纽扣和扣眼儿。我真想指引她往桌布下面钻钻，瞧瞧我那两条臃肿的大象腿。她差不多有半年没见过我了，而我眼下这副富态相，就是在这半年中日积月累成就的。

“我的妈啊，童佳倩，你真的是童佳倩吗？”陈娇娇用食指指着 我，指甲盖儿上的黑底白花可比她这番咋呼相冷艳多了。

“是，是过去的童佳倩外加十八斤肥肉。”我也打量着陈娇娇。她留着利利落落的一头短发，齐耳，斜刘海儿，棕褐色，有着金属的光泽。她生有一张圆脸，那弧度是她怎么减肥也减不去的，这乃她对自身最沮丧的部位，而我却认为，这令她好像青春永驻，就算她浓妆艳抹，也好像小孩儿充大人似的。陈娇娇的身高应了她的名字，娇小得紧，她拼了命夸张，也只好意思说到一米五八，足足比我矮了十公分。不过她擅长穿十公分左右的高跟鞋，所以与我并肩而立，也常常不分伯仲。今天她身穿一件大红色V领羊毛衫，又薄又紧，领口下大大方方露出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来。这乃她最骄傲的部位。她身边的椅背上搭着一件米色和咖啡色相间的方格子大衣，我以那细致的叠法判断，它的价位应该在四千元上下。



一不小心，我瞄见她手中的那本杂志上赫赫然写着：燃情雪白冬日，大红色正当道。而我可以保证，在某一页上，一定还有人宣称：这个冬天，格子大衣也当道。这就是陈娇娇，追逐流行的脚步，追到死方休。

“过去的童佳倩从不迟到，可今天，”说着，陈娇娇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你迟到了三十二分钟。”

“我可以不在家吃饭，可是我得把饭做好了才能出门。”

“啊？你刚生完孩子，就下厨房啊？”

“我已经生完孩子三个月了，目前除了肥胖外，其余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再说了，我们家除了我，还剩一个拄拐的奶奶，一个刷锅刷碗还行，但做米饭不知道放水，炒菜不知道倒油的公公，以及一个目前只会抱孩子的婆婆。你说说，我要是不做饭，得闹出几条人命来？”

“哈哈，你果然还是童佳倩，说话还是这么带劲。”

“你等着看吧，我最近吃起饭来更带劲。唉？你点餐了吗？”我伸手招呼服务生：“给我红烩牛肉饭、香橙鳕鱼排，还有一份土豆沙拉、一份你们的招牌鸡翅，哦，再来一杯苹果汁，帮我温一下。”

陈娇娇咕咚咽了一口口水，然后伸着脖子问我：“你自暴自弃了？破罐破摔了？”

服务生没礼貌，听了陈娇娇的话，竟扑哧笑出声来。我眯着眼睛看他：“见笑了啊。不过呢，我如果不吃这么多，奶水就不足，而我那襁褓中的孩子就得饿肚子。”

末了，陈娇娇点了一份蔬菜沙拉、一杯柠檬汁，然后服务生窘着张脸告退了。

“伟大的母爱啊。”陈娇娇嘴上赞叹，脸上却不乏讥讽。

“等你升级做了妈，你就懂了。”